

小象努努

康复昆

一、河边的聚会

澜沧江像一条淡蓝色的绸带，轻柔地飘绕在西双版纳碧绿的土地上。在澜沧江和一条无名小河汇流的地方，有一片茂密的原始森林——勐班森林。这儿，就是小象努努的家乡。

努努是全象群里最小的一只，今年5岁。但它个头却很高大，宽阔平坦的背脊上，放得下一张小桌，四条腿像石柱子。爸爸妈妈很爱它，总把它料理得干干净净，使它显得又聪俊、又可爱。

当时，西双版纳还被土司、头人统治着。勐班森林那一带，被一个叫老叭的大头人霸占着。老叭经常逼着“洪海”（奴隶）们到各地猎兽。因此，努努和象群一起，成年累月躲藏在这密不见天的森林里。

森林中可美极了！无穷无尽的竹林、青棕林四季常青，一片片芭蕉、芒果飘着果香。除了象群外，森林中还居住着各种各样的动物。每天清晨，当金色的阳光穿过密密匝匝的枝叶，射到森林中铺满松软树叶的土地上的时候，森林中闹闹嚷嚷的好像在开音乐会：枝头上，小鸟们梳理着羽毛，发出悦耳的叫声；松鼠在树枝上蹦蹦跳跳；有时，还会从山箐里飞来美丽的孔雀和白鹇，森林中五光十色，热闹极了。

可是小努努最喜欢的，还是山坡下那条无名小河。小河不知是从哪儿流来的，带着一股淡淡的咸味，这可是动物们最爱喝的水。因此，小河吸引着许多动物。傍晚的时候，马鹿呀、山猴呀、獐子呀，都跑来喝水、做游戏。领头象每天都带着象群，来小河中洗澡。但因为这条小河离山下近，树木也稀疏，象群总是只呆一小会儿，天黑之前就离开了，只有努努，总爱偷偷地钻个空子，又单独折回河边来玩。

这天，太阳落下山垭的时候，努努又找了个机会，悄悄跑到小河边来。河边有一群麂子正在喝水，它们把前腿跪在沙滩上，伸直身子，把长长的嘴巴浸在水里，愉快地喝着带咸味的河水。努努轻轻巧巧地走过去，在河滩上吸了一鼻管沙，朝河面上喷去，平静的河面上好似突然下起了一阵沙雨，麂子们惊得四散奔逃。努努高兴得“唔、唔”笑起来。麂子们惊慌地跑了一阵，回头看见努努在河边笑，知道是它捣的鬼，都停下来，朝努努喷着响鼻。渐渐地，野鹿、獐子、岩羊、猴子……一群群地来了，动物越聚越多，大家喝足了水，都下到河中游泳，亲热地用身体互相碰撞着，用各种各样的叫声互相问候。猴子不会游水，它们干脆跳到努努背上，像坐船那样，用手划着水，跟着努努在河中游来游去。小河上弥漫着一片欢快热闹的气氛。

正玩高兴的时候，忽然间河面上好像起了风，麂子、岩羊、猴子都从空气中闻到一股可怕的气味，身子不由地发着抖，朝努努身边挤过来。努努挺直身子朝前望，只见远处两团绿光，忽闪忽闪地朝这边移动，还没等努努弄清是怎么回事，一只大老虎就从树丛中钻出来了。河边顿时死一般地寂静，各种动物都吓得紧贴在努努身上。努努从来没有单独碰到过老虎，因此也不知道该怎样对付这家伙，不过它一点也不怕，它静静地站着，看着老虎怎样行动。这只老虎猛然看见高大的努努，心中也害怕三分，但这偏偏是只饿虎，

它无论如何也不肯放弃眼前的美餐。它把眼睛紧盯着努努身旁的马鹿和麂子，猛然朝侧边快跑几步，一下子朝努努身后扑来。一只惊呆了的马鹿被老虎抓了一把，眼看老虎的血盆大口就要咬住它的脖颈。努努这时立刻明白自己该怎样办了，它敏捷地侧转身子，扬起头，用鼻子狠狠地朝老虎打去。这沉重的一击把老虎打倒在地。老虎野性更加勃发了，身子一弓朝努努扑来，爪子一下抓破了努努的皮肤。努努生气了，它大吼一声，趁老虎扑上身的一刹那，用它那粗粗的鼻子紧紧卷起老虎，然后用力往地上一掼，老虎顿时被摔得瘫在那儿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

惊心动魄的搏斗结束了。动物们慢慢松下心来用充满感激和敬佩的眼光瞧着努努。马鹿和麂子伸出舌头，轻轻地舔去努努身上的血迹。这时努努非常强烈地想起妈妈、爸爸、爷爷和象群来了。于是，它告别大家，告别了洒满银光的小河，快步走进了莽莽的森林。

二、家庭的变故

努努在森林中找了整整一天一夜，也没有找到象群的一点踪迹。它哪里能想到：就在它离开的这一天一夜中，象群发生了多大的变故呀！

那天傍晚，领头象领着象群离开了小河，由于一路上想着心事，并没有发觉努努的掉队。领头象就是努努的爷爷，已经 90 多岁了。它在这长长的 90 多年中，经历过的危险、困难和它皮肤上的皱褶一样多。半年前，它那一对金黄色的沉甸甸的象牙掉了，它躲开所有的象，在一个黑漆漆的夜晚，独自走进一处野藤缠绕的密林，把象牙埋在一堆乱石头里，以后的每天晚上，它都要悄悄离开象群，到密林中检查一遍。在它的意识中，这对深埋着的象牙就是它的生命，要是象牙丢失了，或是腐烂了，那就意味着它生命的完结。近几天来，它总觉得心上好像坠着千斤大石，因为它隐约地感到；有一双狡诈的眼睛在盯着它的象牙！它常常夜不成眠，三番五次地钻进密林，把那副象牙从一个地方悄悄转移到另一个地方，但总觉仍不安全，不管搬到哪里，总觉得那双眼睛在跟踪它。这天，它早早地把象群领到一个新的宿营地，又不声不响地钻进了密林。森林中确实充满了生人的气味，一种不祥的预感紧压着它衰老的心，它迫不及待地翻开乱石，呀！黄灿灿的沉甸甸的象牙终于不见了，变成了一根散发着臭气的的芭蕉杆。可恶的贼在老叭指使下，终于偷走了贵重的象牙。它感到全身的骨头好像突然散开了，支撑不住这巨大的身体，它要倒下了。但它是顽强的，不愿意倒在这里，它迈着沉重的脚步，缓缓走出密林，走向一片深深的泥沼——它早就选好的归宿地。在泥沼前，它默默回首，想念着象群和亲爱的孙子——努努，发出一声令人心碎的长吟，然后迈步走进泥沼，一步、两步……泥沼越来越深，再也载不住它沉重的身体，于是，它永远消失在这深黑的泥浆之中了。

第二天，当秋风把树叶吹得满地飘落的时候，醒来的象群发觉领头象不见了。象群失了头象，就像雁群失了头雁一样，顿时失却纪律和控制，到处乱窜，再也集合不起来。努努的爸爸和妈妈心情更加沉重，因为他们发觉不但丢失了爷爷，还丢失了努努！它们到处奔跑着，呼唤着，找遍整个森林，但不见爷爷和努努的半点踪迹。焦急万分的妈妈不得不离开森林，到有人居住的远方寻找。从此，妈妈也一去不回……

几天之后，努努在其它大象的帮助之下，终于找到了爸爸。几天不见，

爸爸完全变了，它原来光滑的皮肤突然打起许多皱褶，上面散乱地挂着碎草和树叶，一双发红的眼睛木然地瞪着远方。努努看见它的时候，它正在一条泥泞的路上蹿来蹿去，泥巴点子溅了一头一身。努努悲痛地呼唤着爸爸，爸爸停下来了，用发红的眼睛盯着努努看了一阵——那眼光不是努努熟悉的温和而亲切的眼光，而是一种疯狂而凶狠的光，突然，爸爸凶猛地朝努努冲来，差点把努努撞倒。

努努的心碎了！啊，爸爸经受不住悲痛的折磨，它，变疯了！

三、努努被擒

努努含着眼泪离开了爸爸，它只有一条路——找妈妈。

可是妈妈在哪里呢？努努找遍森林、找遍河谷、找遍每条小路，都不见妈妈的身影。后来，一位好心的母象婶婶告诉它：妈妈那天为了寻找它和爷爷，是朝着去“火地”的方向走了。

在努努的印象中，“火地”是一个又遥远又可怕的地方。过去听爷爷说起：30多年前，爷爷就带着象群居住在那里。那里原来也有茂密的森林、清澈的河水，还有一片片大象最爱吃的野棕，后来老叭为了掠夺这里的财富，调了许许多多“洪海”，来这里砍伐木材，放火烧山。居住在森林中的动物死的死、逃的逃，这里便形成了一片荒凉的“火地”。努努从来没有到过“火地”，可是为了寻找妈妈，它不顾一切地上路了。

这是一条辽远而荒漠的道路。路很宽，但很冷落，听不见鸟叫，看不见动物。努努默默独行，凄凉地走过一个又一个山丘，穿过一片又一片森林，不知走了多少天，终于来到一个比较平坦的、光秃秃的山谷中。

山谷中热得厉害，没有水喝。努努经过长途跋涉，口渴得要命，便跑来跑去地找水喝。哈！前面有一汪清水在闪着光亮，努努朝着水光跑去，更使它极度高兴的是：水边有一个高大的熟悉而亲切的影子，那就是它日夜想念的妈妈！

“妈妈——”努努叫喊着朝妈妈奔去。妈妈听见这声音，突然颤抖了一下，严厉而焦急地跺着脚，甩着鼻子，意思是叫努努不要过来。但万分想念妈妈的努努怎能阻止得住呢？它不顾一切地奔向妈妈，快到妈妈身边时，突然天塌地陷一声响，努努掉进了又深又黑的陷阱。原来这是老叭设下的圈套：水边布上陷阱，又利用大象合群的特点，用一只象做诱饵，这样，努努也落入了他的手心。

但努努并不屈服，它在陷阱里怒吼着、踢踏着。两天过去了，它还没有被制服，老叭他们已累得精疲力尽了。没有办法，他们只有采取最后一手——饥饿。

又是两天过去了，努努一口水没喝，一点东西没吃，它静静地趴在凉冰冰的井底，昏昏沉沉地做着梦：它梦见爷爷、梦见爸爸、妈妈，梦见勐班森林中茂密的树木、带咸味的小河和马鹿、猴子等许多伙伴。往昔生活的每一个快乐场面，都变成梦境展现在它眼前。它的身体越来越虚弱了，它没有想到死亡，但死亡却在一步步逼近它。

突然，一种甜丝丝的清凉的感觉沁入它的心脾，模模糊糊地感到有人把水灌到它口中，接着，一大把又肥又嫩的青草又喂了进来，努努下意识地咀嚼着、吞食着，精力又渐渐回到它的身体，它睁开了眼睛；这是一个宁静的

夜晚，月光透过陷井上残留的枝条，斑驳地洒满井底。月光下，一个瘦小的男孩正在一把又一把地给努努喂着青草，他是那样的瘦，两只细小的手臂就和树枝差不多。他用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，哀怜地看着努努。

“吃吧，快吃吧，你和我一样，都是洪海……”喂完草和水，他悄悄地走了。啊，这个不知名的孩子，他的心多好啊！

第二天，老叭带着一伙打手来了，他听说努努不服管，决定把努努打死，割象肉吃。

十几支铜炮枪一齐对着井底，长长的火绒也点着了，只等老叭一个手势，铅巴弹丸和铁沙就要在努努身上穿过无数窟窿。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，小男孩气喘吁吁地跑来了。

“尊敬的老叭，”他朝老叭深深鞠一躬，“请保留这头小象吧。你知道，活象比死象更有用处。”

“赏它脸，它不出来呀。小家伙，你能把它弄上来吗？”老叭讥讽地对男孩说，一面又抬起了手。

“我能把它领上来！”男孩坚决地回答。

“那好，请吧！”老叭一掀毡帽，咧着金牙嘴，奸笑着说，“要是你能把它弄上来，就免了你家的债，叫你替我当象奴。可话又说回来，象踩死了你，我不管！”

“不要你管！”男孩头也不回地走下了陷井。

陷井下，努努已经有力气站起来了。男孩轻轻抚摸着努努柔软的鼻子说：

“小象啊，我叫岩木朗，和你一样，都是苦命的！你跟我走吧，走遍天涯海角，总能找到幸福！比在这儿死在枪子下强。我俩交个朋友，你同意吗？同意就点三下头。”

努努被好心肠的岩木朗说服了，它驯服地点了三下头，跟着岩木朗走出了陷井。

四、做苦工

努努和岩木朗被送到了象营。努努的脚上被拴上沉重的铁链，背上被烙上深深的印记，每天为老叭运送木料。老叭要为自己盖一座宫殿，砍伐的木料堆积如山。努努和其他大象一起，每天黎明出山，天黑赶到澜沧江边，走一百多里路，一次运送四根大木头。日晒、雨淋、饥饿，它都忍受着，脚被铁链磨破了，淌着鲜血，它也一声不吭。

几天以后，它甚至感到满足和愉快。因为尽管劳役极其艰苦，但却能常常看到妈妈。妈妈也被送到象营拉木头，尽管不在一队，但在路上却能碰面，虽然是迎面一刹那就过去了，但努努能看见妈妈，就够高兴了，它甩起鼻子，“喔”地发出一声欢叫，表达自己对妈妈的热爱和想念，有时，妈妈也同样“喔”地回答它一声，它的心就像浸在蜜水中那样甜。除了妈妈以外，还使它感到高兴的是，它能一步不离地和岩木朗在一起，岩木朗被派作它的“管象奴”，每天和它一样跑来跑去，负责照管它。岩木朗的心像妈妈一样善良，当一天苦活干完后，他顾不上吃饭，就拿上镰刀去割青草。他割来的草啊，嫩得流出液汁，吃进口里就长力气。他常常把家里的一两根甘蔗或一团糯米饭，悄悄裹在青草里喂努努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还会从怀里摸出短笛，轻轻吹奏一些傣族古老的乐曲，那优美的旋律啊，有时像在倾诉哀怨和痛苦，

有时又像在寻求美好的未来。努努的心在笛声中慢慢沉静下去，不知不觉地进入了甜美的梦乡，一天艰苦劳动的疲劳也就解除了。

如果这种生活能保持下去的话，努努也就忍了。可是，在那黑暗的社会，就连这种苦役的平静也不能得到啊。

一天，它和妈妈刚好在途中相遇，正要互相问好，突然从路旁密林中，钻出一头野象来。那野象身上很脏，两根锋利的象牙却被磨得亮光闪闪，一双充血的眼睛直瞪瞪地看着前方，当它看见路上行走的象队时，突然昂首狂叫起来，疯狂的叫声震撼着森林，更以巨大的力量震撼着努努和妈妈的心：它们从声音中听出来了，这头野象不是别人，正是久别的爸爸！努努激动地朝爸爸跑去，可是拖在身后的木头被树丛挡住了，它跑不过去，妈妈也在凄凉地长啸着，疯了了的爸爸似乎也明白了，面前正是它日夜窜来窜去要寻找的亲人，它迎面扑过来了。可是，就在这时，老叭发现了爸爸，立即带着一群打手包围上来，嚷着：“逮野象喽！逮野象喽！”手中的长刀和铜枪闪着亮光。爸爸看见包围上来的人，发红的眼睛更红了，它狂吼一声，猛然激怒起来，以惊人的速度向老叭冲去，老叭吓得急忙躲到打手们的后边，一个吓呆了的打手被爸爸一脚踩倒在地。“开枪！快开枪！”老叭嘶哑地喊叫着，四散奔逃的打手慌忙举起了枪。疯了了的爸爸不顾一切地向前冲去。“砰！”冷不防后面枪声响了，努努闭上了眼睛，接着又响起好几声枪响，铜炮枪射击的烟雾弥漫树林。等努努再睁开眼睛，只见爸爸已跑远了，而另一头象躺在地上，这是谁呢？仔细一看，啊，原来是妈妈！原来妈妈看见开枪，不顾自己地奔上去，用身体挡住了枪弹，保护了爸爸，自己却被打死了！

努努感到眼前突然昏黑了，天地在旋转，怒火在燃烧，它要朝仇人冲去，但它的身子被木头拖在树丛中，不能动弹，同时，一双小而有力的手在拉住它的缰绳，岩木朗在流着眼泪劝阻它：“不能去啊，不能白白送死，这仇，留着以后报吧！”

从此以后，努努的生活完全变了，它再也不能感到快乐和平静。它默默地拖着木头，走啊，走啊，走不完的路，流不尽的泪，它在等待着报仇的机会。

这一天终于来了。一个唵（奉献的意思）佛的日子，老叭为了炫耀威风，决定自己和贵族们乘象游行，努努也被拉来当坐骑。它被解去了铁链，披上毛毡，背上凉棚，驮着老叭走上拥挤的大街，在两旁跪拜的人群中穿行，走完一条又一条街，老叭要回家了，当路过澜沧江边的时候，努努突然决定向江中走去，它要到江中淹死背上的仇人。它快步走下江岸，背上的老叭吓得怪叫起来。可是，按照傣族的风俗，这天人们都要到江边取水，江岸上、浅水区密密麻麻挤满了人，努努怕踩着人，只好又折上岸来，把肚里的怒火强压下去，让老叭的命暂时保留下来。

老叭看出了它反抗的念头，就把它和岩木朗一起卖给了一家上海的马戏团。

五、舞台生涯

上海，中国的最大都市。幢幢高楼像勐班森林里的树木，接连不断，并肩耸立。马路上络绎不绝的车辆就像流水似的来来往往。

在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，努努含着眼泪告别了苦乐交集的故乡，千里迢

迢来到了这个喧闹的都市。

一种新的痛苦生活开始了。皮鞭下。努努接着命令学做各种动作：走花步、踩皮球、喷水柱……又饿又累，常常被打得遍体鳞伤，还不给东西吃。它在这种难堪的生活和皮鞭、饥饿的高压下，很快学会了各种本领。它强装笑颜，做着各种滑稽可笑的动作；它强按怒火，希望有一天能报仇！

3个月后的一个晚上，“星星马戏团”墙上贴出了巨大的海报：今晚举行首次公演，有大象喷火、狮子衔人头等惊险表演！

这天晚上，当夜幕降临的时候，宽阔的剧场里座无虚席、人山人海。资本家、阔太太、娇小姐、洋人……在座位上嗑着瓜子、嚼着口香糖，大声谈笑着，等待着表演开始。

8点整，开场的铃声响过，班主带着全体演员——大象、狮子、狗熊、猴子……走出场来，它们都穿得花花绿绿，做着各种可笑的动作。三只披着卷发、化妆成摩登女郎的猴子，还不断地向台下人群频频抛吻，逗得少爷小姐们怪声大笑起来。

出场礼行过后，努努第一个表演，它今天被打扮成一个淘气小孩的形象，胸前穿着一道白一道蓝的水手服，使它远看好像一只斑马。它出场后，就用调皮的动作，一边左一边右地走路，接着从一只大水缸里捞出一只大皮球，先用鼻子一上一下地抛着玩，又用头一上一下地顶着玩，最后干脆放在脚底，双脚踩着皮球在场上跑。它表演得很灵活，人们看着它巨大的身体，居然被一只皮球载着跑，都难以置信，但它一次也没有跌下来。接着，它用鼻管从另一只桶里汲足水（一种特制的燃点很低的化学药水），往空中一喷，这些水都噼噼叭叭炸起火花，宛如喷出一条火龙，观众都鼓起掌来。掌声中，努努长鼻一卷，突然从观众席第一排上把一个男孩卷到空中，在空中停留数秒钟，又轻轻往回一勾，放到自己的背上。这是班主特意安排的惊险镜头，被卷的人就是岩木朗，不用说，努努是不会伤害岩木朗的。不过，观众却因此大受刺激，银钱像雨点似的地朝台上抛来，努努的表演也就结束了。

接下去，狗熊、猴子、狗……一个个登台表演，有滑稽可笑的，有聪明伶俐的，也有各种惊险动作。最后的压场戏更为惊险：一只非洲狮子蹲在地上，鬃毛飘拂，凶猛异常，大张着血盆大口，一个男孩——当然又是岩木朗，平卧在狮子脚下，慢慢地把头伸到狮子口里。当岩木朗的头刚刚伸入狮子口中的时候，全场电灯突然熄灭了，只有狮子脚下一盏红灯，闪闪地映出这可怕的镜头，这就是戏院老板设计的“狮子衔人头”。

岩木朗的生命冒险，自然激起了台下观众的喝彩和太太小姐的尖叫，于是，无数的银钱又抛上台来。金钱，流水般地流向戏院老板的腰包，努努和岩木朗的时光，也便随着这阵阵金钱的雨，流水似的消逝了。

六、冲出牢笼

半年以后，它们离开了上海。在戏院老板的带领下，游荡江湖，到处卖艺，为老板赚取更多的金钱。

一天，它们来到一个滨海小镇。表演开始前，努努从临时搭起的台子上，突然发现了永远不能忘记的仇人——害死妈妈的老叭。他虽然换了服装，穿上了一套不合身的西装，但他那闪着凶光的三角眼、那黄铜皮包的金牙，努努却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他洋洋自得地跷着二郎腿，正和戏院老板谈着什么。

努努周身的血迅速奔流起来，眼睛紧盯着仇人。这时，岩木朗悄悄跑上台来，对努努说：

“努努，咱们跑吧，那坏蛋又找上门来了。他从西双版纳跑到这儿来，他正在和老板商量，要把咱们卖给一个外国老板，他们好赚一笔大钱！”

努努紧闭着嘴，怒火在胸中熊熊燃烧，一个大胆的计划迅速在它心中形成了……

天黑以后，表演开始了。照例的出场礼行过后，努努又在踩皮球、喷火柱，它的动作依然那样熟练，但它的胸中却像翻腾的大海，汹涌着风暴和波涛，它想起了澜沧江边的苦役、妈妈的惨死，也想起了戏院老板的皮鞭、多少次遭受的毒打，这一切终于到了偿还的时候！当它表演完喷火之后，长鼻照例向台下突然一卷，但卷起的不是岩木朗，而是坐在前排正中正看得津津有味戏院老板和老叭，它愤怒地扬起鼻子，两个坏蛋在空中就断了气，努努又怀着深深的仇恨用力一甩，把两个坏蛋抛到远远的地方。

台下观众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吓呆了。在一片静寂中，努努又伸展长鼻，和表演时一样，照样把岩木朗卷到背上。岩木朗抱着它的脖颈，把嘴贴着它的耳朵说：

“朝后边跑！前台人多，会踩着人，快朝后台跑，跑到大海里去！”

于是，努努带着岩木朗跃下戏台冲出了牢笼。它们顺着大路，一路扬起灰尘，穿过市镇、穿过田野，来到海边，一头扑进那无边无际的大海……浓重的夜色中，只见起伏的波涛上，闪动着一大一小两个影子，越飘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与夜幕溶为一体了。

尾声

亲爱的小读者，你们一定为努努和岩木朗的命运担心吧。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们：努努和岩木朗没有死，他们在海中游了两天三夜，最后游到一个海岛上，岛上的渔民怀着惊喜的心情，迎接这两个意想不到的客人，细心地照料他们，使他们第一次感到人间的温暖。

歇口气吧，跳蚤

王琴兰

这一天，动物园里举行田径运动会。来自澳大利亚的袋鼠妈妈得了跳高第一名。她走向领奖台，朝狐狸裁判长鞠了一躬，刚伸出短短的前臂，想把奖杯接过来时，突然，麦克风里响起一阵尖细的叫声：

“慢！袋鼠有啥了不起？论跳高，我的本领可比她大多了！”

是谁在叫嚷？运动会的观众们都愣住了。孔雀瞪大了眼睛，梅花鹿竖起了耳朵，连裁判长狐狸先生都纳闷儿——这个家伙躲在哪儿？

麦克风里仍然在嚷着：“袋鼠，你敢跟我较量较量吗？”

袋鼠妈妈火了。跳上台去大声喊道：“你是谁？为什么不站出来大大方方地讲话？”

“哈哈！我早就站到台上来了！”这个“隐身”的家伙笑着说，“你们真是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站在麦克风上呢！”

袋鼠妈妈朝麦克风望去，费了好大工夫才发现，上边有只小小的跳蚤。

“对不起，各位观众！我来迟了，希望你们的跳高比赛延长一会儿，我想跟袋鼠妈妈比个高低呢！”

跳蚤又换了一副甜蜜的腔调，可是，猿猴们不吃这一套。多少年来，跳蚤常常在他们身上叮来叮去，他们早就想报复了。他们异口同声地说：

“不行！你不是我们动物园里的居民，没有资格参加我们的比赛！”

这样一说，别的观众也附和：“不行！不能让跳蚤参加！”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跳蚤个头虽小，笑声却十分刺耳，“你们害怕了！怕比输会丢你们哺乳动物的脸！”

跳蚤越说越得意，越笑越狂妄。袋鼠妈妈气得脸色发青，她觉得，不能让跳蚤再吹牛了，便大声说：“裁判长先生，奖杯先放着。等我打败了跳蚤，再来领奖也不迟！”

于是，他们又走向跳高场地。

比赛之前，跳蚤突然向裁判长狐狸先生提出：计算跳高成绩，应该考虑到运动员的身高。

狐狸先生和袋鼠妈妈不加思索，一口答应。可是，他们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是跳蚤投机取巧的一条计策。

为了照顾跳蚤，从20厘米处起跳。

对于袋鼠妈妈来说，20厘米不过跟人们跨门槛差不多，只消后腿轻轻一蹬，就行了。

跳蚤不甘示弱，“嗖”的一声就从横竿上飞越过去，动作灵活，姿态优美。

狐狸先生将横竿上升到25厘米，两位运动员又不费力地跳了过去。

35厘米——跳过去了！40厘米——跳过去了！

可是，跳蚤已经不能跳得更高了。

而袋鼠却不过瘾，她要求将横竿上升到200厘米、250厘米……最后居然达到了320厘米！当她从沙坑中爬起来时，伙伴们一下子把她抬起来，拥上了领奖台。

猛然间，跳蚤的声音又从麦克风里传来：

“袋鼠太太，你不要高兴得太早，比赛之前，我们双方就已说定，衡量跳高成绩，要考虑运动员的身长。尊敬的狐狸先生，您的足智多谋是世人皆知的。我相信您还不至于忘记履行自己的诺言吧？！”

狐狸一听这话，不知如何回答才好。只得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……我当然……履行诺言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”跳蚤咬牙切齿地说，“请您马上公布双方的身长与成绩！”

没有办法，狐狸先生只好按照跳蚤的建议，公布双方成绩如下：

跳蚤身长 0.4 厘米，跳过 40 厘米

袋鼠身长 160 厘米，跳过 320 厘米

没等狐狸说完，跳蚤就抢着喊道：“各位观众！各位观众！请大家注意，袋鼠跳过的高度仅仅是她身长的两倍；而我，却跳过了相当于自己身长 100 倍的高度。以这个标准来衡量，我与她的成绩是 100 比 2，你们评评，奖杯应该属于谁？”

顿时，整个动物园沸腾起来，有的笑，有的骂，有的吵，有的闹。猿猴们大声反对给跳蚤发奖；黑熊们也不赞成；但长颈鹿却表示应该按照比赛前的诺言，把奖杯发给跳蚤。

“绝大多数的伙伴们都反对跳蚤领奖，”狐狸想道，“但是，眼下还是跳蚤有理——谁让我答应他提出的记分法？要把他从冠军的宝座上拉下来，还必须找到更充分的理由。不过，这儿除了我之外，又有谁更聪明呢？”

这时，跳蚤“嗖”地跳到狐狸耳边，小声警告说：“裁判长先生，如果你违背诺言，我就要向整个自然界发出呼吁，控告你！……快给我发奖！”

正在狐狸先生左右为难的时候，他身旁出现了一位拄着拐杖的观众，这位观众长得有点像猴子，但身材比猴子高大些，浑身布满了黑色的毛。

这观众走上前，问跳蚤说：“你认为袋鼠要跳多高，才能从你手中夺走奖杯？”

跳蚤反问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“我是黑猩猩博士，你说出道理以后，也许我能帮助狐狸先生作出公正的裁决。”

于是，跳蚤手舞足蹈地回答：“袋鼠必须跳过 160 米，也就是她身高的 100 倍，才赶上我现有的成绩！”

袋鼠妈妈不懂算术，只好悄悄地向黑猩猩请教：“160 米有多高哇？”

黑猩猩博士取出一张图片，说：“瞧，这是我从人类那儿拿来的，是埃及胡夫大金字塔，高高的骆驼从塔下经过，就跟蚂蚁爬差不多！”

“哎呀！金字塔真高呀！”袋鼠妈妈叫了起来。

“这座金字塔有 146 米高，你就是从塔顶上跳过去，还不一定能夺到奖杯呢！”

“天哪！我上了跳蚤的当了！”袋鼠妈妈差点哭起来。

站在一旁听着的跳蚤，灵机一动，跳到了黑猩猩的鼻子上，亲亲热热地说：“好博士，你可真有学问，谢谢你的裁决”

“别来这一套！”黑猩猩把跳蚤从鼻子上捉下来，放在旁边的树枝上说，“这不是最后的裁决。”

跳蚤愣住了。大伙儿都愣住了。

黑猩猩收起图片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跳蚤提出的记分法并不正确，他认为袋鼠个子高，占了便宜，于是想用比赛成绩与运动员身长相比的方法来记

分，这样，跳蚤就能轻而易举地取胜了。其实，跳高主要是比跳跃力。”

狐狸裁判长点了点头：“你能不能再说说清楚？”

“袋鼠妈妈的身长是跳蚤的 400 倍，假定这两位运动员体形相似，比重一样，那么体积之比就 6400：1，对不对？”

狐狸先生想了想，答道：“差不多。”

跳蚤心虚起来，抢着说：“这与跳高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大有关系！”黑猩猩严肃地说，“照这样看，你的身体轻，在体重上占了便宜，身体轻应该跳得更高，你比袋鼠轻 6400 万倍，就必须跳过袋鼠成绩的 6400 万倍的高度，才能算取胜！”

跳蚤傻了眼，狐狸裁判长也摸不着头脑地问：“那得跳多高呢？”

“204800 公里，是从地球到月亮距离的一半再多一点。”

“啊？！”跳蚤一下子从树枝上掉到了地面。

“博士，您真是太聪明啦！”狐狸裁判长喜笑颜开，“袋鼠妈妈，你才是真正的跳高冠军，准备领奖吧！”

当袋鼠妈妈在欢呼声中接过奖杯的时候，猿猴们有节奏地叫着：

“歇口气吧，跳蚤！”

“别吹牛啦，跳蚤！”

老鼠看下棋

吴梦起

老鼠看下棋，看的不是我们常常玩的象棋，因为这只小老鼠虽然认识棋里边的象和马，可对那些将啊、帅啊、兵啊、卒啊，他却从来没看见过。所以他觉得象棋没意思，他喜欢看的是另一种棋——走兽棋。

那是一个好天气。一队戴红领巾的小孩子，来到森林里野游。老鼠听到声音，出来看热闹。他是一只住在野外的老鼠，他的洞就在森林边上。所以他只要蹲在洞口，就可以看到红领巾们作游戏了。

老鼠心里不大痛快，因为今天早晨，他又去跟北边住的邻居大象要香蕉去了。他要三只，而大象却只肯给他一只，因此他挺生气，觉得大象简直跟老猫一样可恶。现在他蹲在自家洞口，看一队队红领巾排着队走。他看到每个小队的前边都打着一面小小的旗子，旗子上绣着各种各样不同的兽类。前边走的是一面绣着雄狮的旗子，后边的旗子上绣着老虎，又过去了一面绣着大象的旗子。老鼠心里盼着，他想，如果在队伍里出现一面绣上老鼠的旗子，那该多有意思啊？可惜的是，红领巾们全走过去了，而他盼的那面老鼠旗，到底没有出现。

这是今天发生的第二件让他生气的事情。

还有第三件使他生气的事情哪！那是在他看下棋的时候发生的。让我们还是从头说吧！

红领巾们高高兴兴地玩着，有的唱，有的跳，有的采标本，有的朗诵诗歌。这些都引不起老鼠的兴趣，反而使他厌恶。大家都知道，老鼠是个盗窃犯，他晚间出来偷东西，全仗着白天休息。可这些小孩子嘻嘻哈哈地吵闹，他还能睡觉吗？他真想把这些小家伙一下子撵出森林去。假如他是老虎的话，大吼一声，或许可能做到这一点。然而事实上，他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老鼠，他扯破喉咙地“吱吱”叫，也不过比蚊子“哼哼”的声音稍微大点儿罢了。

于是他只好走出洞来，看下棋。

下棋的小孩子有好几拨，但都是下象棋的。我们前边讲过了，老鼠对这种棋没兴趣。后来有一种棋把他吸引去了，那是几个小孩在土坎下边下着的，他们一边下棋一边嚷：

“我的‘狗6’吃你的‘猫7’！”

什么，什么？老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难道还有这么大快鼠心的事情吗？他的世代仇人老猫，竟被狗吃掉啦！他急忙凑过去看。唔，原来是下棋哪！不过不管怎么说，下棋也好，真事也好，反正猫被狗吃掉是使他万分高兴的事情。

“我的‘狼5’吃你的‘狗6’！”又一个小孩子嚷着。

真有意思！这么吃来吃去，倒也让老鼠开心。他又往前凑了凑，站在土坎上，抬起前爪碰碰一个小姑娘的拐肘顶儿。

“喂，你们这是下什么棋呀？”他龇着牙问。

小姑娘低头一看，原来是一只老鼠，她急忙把胳膊缩回去。但这个姑娘是个挺文静的红领巾小队长，她不好意思不搭理老鼠的问话，就回答说：

“走兽棋。”

老鼠捻着胡子，点点头。这时候下棋的孩子们下得更热烈啦！

“我的‘豹4’吃你的‘狼5’！”

“我的‘虎3’吃你的‘豹4’！”

“我的‘猫7’吃你的‘鼠8’！”

这最后一句话把老鼠吓坏了，他简直想拔脚逃进洞去，如果不是那个小姑娘及时提醒他的话。那个小姑娘说：

“喂，老鼠先生，这棋里边还有你哪！”

老鼠脸色苍白地摸摸胸口，应了一声。

“你呀，”小姑娘像是在故意吓唬他，“你是走兽棋里最后的一个，顶小的一个，‘鼠8’，谁都可以吃你！”

老鼠凑到棋盘跟前，探头看看。原来在一张硬纸上，画了些格子，上边摆了一些圆圆的木头棋子儿。棋子儿上刻着各种兽类的图形，还标明了它们的等级。果然，在那个刻着老鼠模样的棋子儿上，标着个“8”字。

那么谁又是第一号的兽类之王呢？老鼠寻找着，啊，看到啦！原来那个标着“1”的棋子儿，上边刻的竟是只大象。

老鼠听人说，狮子是兽中王。可这走兽棋上，狮子却还在大象的后边，他是“狮2”。老鼠不服气，大象究竟有什么了不起，他不就是长了一根长鼻子吗？于是他提出了抗议：

“你们这棋搞错啦！为什么大象跑到了狮子前边？还有，你们干嘛把我排在最后一个？”

这就是他今天第三次生气的原因。

红领巾们听到“吱吱”的叫声，循声一看，原来是一只小老鼠站在土坎上嚷着哪！看他那气急败坏的样子，大家笑起来。一个小孩子回答说：

“你问大象和狮子谁该在前边吗？当然是大象。因为大象不但力气比狮子大，而且性情平和，喜爱劳动，还常常帮助人。所以我们人类才把他放在走兽的第一位哪！”

“至于你吗，小老鼠，”另一个小孩说，“你当然要排在最后一个啦！你看看这些棋子儿里，哪一个不比你大！”

“我能够吃甲虫！”老鼠想了想，又补充说，“青蛙也打不过我！”

“可是甲虫是昆虫类呀，我们把青蛙分在两栖类里，它们跟你不一样。我们这是走兽棋，甲虫和青蛙不是走兽嘛！”

“老鼠先生，你想想，还有什么走兽比你小，你提出来，我们把他排在后边。”

孩子们不再理这个忿忿不平的老鼠了，他们又自管去下棋。老鼠可还在费力地想哪！他不信，走兽里难道真的就没有一个怕老鼠的东西吗？

忽然，他又一次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了，因为他听到一句使他十分震动的话：

“我的‘鼠8’吃你的‘象1’！”

天哪！难道这是真的吗，还是自己在作梦？他，一个小小的老鼠，竟能把这么大个儿的大象吃掉！他有点不敢相信。恰好另一个小孩也提出了问题：

“你的‘鼠8’凭什么吃我的‘象1’？”

“兽棋规则里那么规定的嘛！”

“不合理，不合理！”

那个文静的小队长插话了，她说：

“这个‘吃’不是真吃，是打败的意思嘛！”

“那老鼠也打不败大象！”

“不对，照棋规里讲，老鼠是可以打败大象的，因为老鼠能够钻进大象的鼻孔里去。那时候大象就难受了，他只好乖乖地向老鼠投降。”

老鼠听到这里，他捏住前爪儿，拚命地捶自个儿的后脑勺。他在生自己的气哪！为什么这样一个“真理”，直到今天，他才第一次听到呢？如果早些日子就掌握了这个“真理”，那么日子就要好过得多了，那时候他跟大象要三只香蕉，他还敢只给一只吗？

小孩子结束了下棋，到别的地方玩去了。土坎上只剩下小老鼠一个。他还在幻想哪！别看他长了只小得可怜的脑袋瓜儿，可他的想象力倒还十分丰富呢！他设想有那么一天，他真的钻进了大象的鼻孔，那时看大象该怎么狼狈吧！大象一定要说好话，讨饶。能轻易地饶过他吗？连三只香蕉都舍不得给，只给一只，冲这一条就不能饶他。何况，——他找来找去，却又找不到大象别的缺点，只好继续想：何况，总得纠正“鼠8”这个不合理的地位嘛！凭什么把老鼠排到第八？既然老鼠可以吃掉——或者说打败大象，那么大象就应该把第一的地位让出来。

一只喜鹊飞来了，站在树枝上休息，梳理着翅膀上的羽毛。老鼠晓得喜鹊喜欢说长道短，就想让她去宣传宣传这个新发现的“真理”，他有意地问她：

“喜鹊大嫂，你看见人类的小孩子下走兽棋了吗？方才就在这儿玩来着。”

“没看见，”喜鹊耸耸肩膀，“我不喜欢你们这些走兽，若有飞鸟棋嘛，还有点意思！”

“哼，没听说什么飞鸟棋，可走兽棋却千真万确有，你信不信？”

“有又怎么样？”

“你猜，走兽里谁最厉害？”

喜鹊歪着脑袋，瞅着老鼠，用轻视的口吻说：

“反正不是你吧！”

“哎，哎！正正就是我哪！”老鼠舞弄着两只短短的长爪，摆出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气。

喜鹊大嫂本来就爱笑，这一下子她可就更笑起来没完了，“喳喳喳”，她笑得前仰后合，差一点从树枝上掉下来。

“不要笑，不要笑嘛！有什么可笑的！”老鼠不乐意了，他严肃地斥责喜鹊。

喜鹊好不容易止住笑声，她擦擦笑出来的眼泪，问老鼠：

“你这话，对猫大姐说过吗？”

“什么猫大姐，滚她的蛋！”

“那么狗呢，狗大哥不是总爱管你的闲事吗？”

“狗算什么东西！往后，你再叫他管管闲事看看！”老鼠摆出一副鄙夷的神气。

喜鹊大嫂这下子可糊涂了，她以为老鼠一定是得了精神病，所以才这么胡说八道。喜鹊还有事情哪，没工夫跟老鼠闲磕牙，就一振翅膀飞走了。

“回来，你回来！”老鼠拚命喊。可是喜鹊不再理他，越飞越远了。

老鼠的“真理”还没来得及讲哪，他有点失望，就往后一靠，半倚在土

坎上，把两只前爪垫在脑瓜儿后边，两只后爪往一块儿一搭，晃摇着，舒舒服服地晒起太阳来。

他闭上眼，接着想他的心事。他仿佛觉得自己的身子，忽然轻飘飘地爬到云彩上边去了。本来嘛，“鼠8”竟一下子跳到了“象1”头上，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。既然如此，那么走兽棋的棋规不需要改一改吗？按道理讲，他老鼠应该是第一，往下排才是“象2”、“狮3”、“虎4”……现在老猫排到最后了，以前“鼠8”的地位让给了“猫8”，这在兽类的历史上，是一个多么惊天动地的大变化呀！

“吱吱，吱吱吱吱！”老鼠得意地唱起歌来了，歌词大意是这样的：

我一步登天，
爬到了大象前边。
从此我成了兽中王，
让百兽匍伏在我的脚前。……

如果不是来了一只狐狸，他可能还要唱下去。既然一只狐狸带着骚味走过来，老鼠的幻想也就只好暂时结束，“嗤溜”一下，他钻进洞里去了。

“啊——”狐狸拖着长腔招呼他，“鼠老弟，你好，急着回家干什么，我们随便谈谈不好吗？”

老鼠蹲在洞口，用前爪捻捻胡子。他当然知道狐狸是狡猾的，如果他一出洞口，那家伙的又长又尖的牙齿就该伸过来了。老鼠晃晃脑袋，用一种识破对方阴谋的讽刺语气说：

“狐君，我有些累了，想休息一下。如果你肯赏光，就请到敝洞里来谈吧！”

狐狸的鼻子都快气歪了，你想，那个窄小的鼠洞，狐狸能进去吗？狐狸张开大嘴，把舌头“嗒”地弹了一下，蹲在洞外边，阴险地说：

“你那个洞太矮小了，我希望有一天我们在野外相遇，那时候就可以好好地畅谈一番啦！”

“你不用客气，等有机会，我跟狗大哥一起去拜访您就是了。”老鼠嘻皮笑脸地说。

“你不用拿狗来吓唬我，狗有什么了不起！”

“是呀，在走兽棋里，狗不过排在第六，啊，不，新棋规他应该排第七，‘狗7’。”

狐狸不懂老鼠的话，他瞪着两只细长的眼睛，傻呆呆地瞅着老鼠。

“不明白吗？走兽棋里给我们兽类排了地位哪，‘猫8’、‘狗7’、‘狼6’、‘豹5’、大象排第二。”老鼠冷丁想起来，走兽棋里还没有狐狸的地位呢，他捧着肚子笑起来，“哎呀，狐君，走兽棋里怎么没有你呀！凭你鼎鼎大名的狐君，他们难道能忘掉吗？”

狐狸生气要走，老鼠急忙喊住他：

“喂，你怎么不问问我在走兽棋里的地位呢？”

“你有个屁地位，不就是‘猫食’吗？猫要是排第八，你连第九也排不上！”

“错了，错了！我排第一！”老鼠摇头晃脑地说。

“那你就出来吧，让我这个走兽棋里无名的小卒，向你兽中王行礼致敬

嘛！”

“你在洞外行礼就可以啦！”老鼠大大咧咧地说。

“真是厚颜无耻的家伙！”狐狸一边骂着一边离开了洞口。

老鼠气跑了狐狸，但也还不想出来，因为狐狸的狡猾在大森林里是谁都知道的，说不定他就在洞外藏着哪！不过老鼠又有点憋气，虽然在“理论”上（或者说是在棋盘上），他是可以“吃掉”大象的；但在实践中，他却连个“无名小卒”都惹不起，这样理论和实践不统一，岂不是太荒谬了吗？

因此，老鼠想，必须把理论和实践统一起来，那就是说，应该在实践中确确实实地制服了大象。那时候，谁还敢说半个“不”字呢？如果谁不服，那么，可以给大象下个命令（当然是得在大象的鼻孔里下命令罗）：“喂，‘象2’，把那只走兽棋里无名的骚狐狸，用大鼻子卷起来，扔到湖里去！”

“噗通！”老鼠的小圆耳朵里，仿佛听到湖水响，方才那只狐狸被大象扔到湖水里去了。

“用你的大脚掌，踩扁那个老猫，‘猫8’！”

“噗哧”一下，老猫连叫一声都来不及，就成了肉饼。

老鼠越想越玄了，他还想，以后再也用不着偷偷摸摸地去当盗窃犯了，他可以操纵大象，逼使那些狮、虎、豹、狼之类的走兽，按时来向他进贡……

“好哇！”老鼠高兴得跳起来，“咚”，小脑袋碰到洞壁上了。好痛！老鼠弯下身子，两只前爪一个劲地抚摸脑袋瓜儿。

这么一来——老鼠继续想下去——一个从来不出名的小小的老鼠，就这样一下子成了“霸王”了。可能有一些兽类要不服气，他们会问：“你凭什么当霸王？”哼！凭什么？就凭大象得听我的这一条！你们说，怕不怕大象吧？如果你们打不过大象，那就是打不过我，我就得当兽类的霸王！

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过去的，于是老鼠要去实践了。他先探出头来，看看狐狸还在不在洞口，然后就左顾右盼地出了洞，找大象去了。

可是他并没能一下子找到大象，因为有一只老虎正趴在林中的小路上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老鼠想了想，老虎是个“虎3”，不过按新排法应该在第四。这“虎4”也不好惹，不用别的，只要他把大尾巴抡一下，自己这个“霸王”恐怕就该不存在了。当然，也不用怕他，因为老虎远远打不过大象。这样一想，老鼠的胆子陡然大起来，他意顺着虎爪，爬上虎腿，来到老虎肚子上了。K 这只老虎吃饱了，正趴在那儿闭目养神哩，忽然觉得肚子上痒痒酥酥的，睁眼一看，嘿，一只小老鼠竟在他肚子上爬哪！要知道，老虎是不吃老鼠的，因为老鼠太小，老虎嫌他塞牙。不过又觉得这个小老鼠讨厌，肚子是他随便爬的地方吗？于是老虎把肚皮一抖，老鼠就跟斗把戏地从虎背那儿翻下去了。

老鼠跌得脑袋发昏，眼前冒金花儿，在这一瞬间他还以为自己没命了呢！过一会儿没动静，他爬起来一看，老虎还躺在那儿，自己身上什么也没缺少。他明白了，这只老虎一定也是懂得兽类世界发生的新变化，不敢惹他这个“鼠1”了吧！

老鼠抖抖身上的土，更加信心百倍地找大象去了。

老鼠终于找到了大象。

大象正在干活儿，看见老鼠，大象和蔼地问：

“今天早晨，不是已经给你一只香蕉了吗？你又来干什么？”

“我跟你要的不是一只，是三只！”老鼠气哼哼地说。

大象一边用脚掌给香蕉树松土，一边说：

“一只也够你吃五天了嘛！”

“光我吃吗？我还要送礼呢！”

“跟我要香蕉去送礼？”大象惊奇地问。

“当然啦，我想送给鼯鼠一只，送给鼯鼠一只，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；还有一只我自个儿吃。”

“你这就不对啦，”大象劝他说，“怎么能拿别人的东西送礼呢？就是你自己吃的东西，往后也应该自己劳动去创造嘛！”

“我不管，你必须给我三只香蕉！”老鼠斩钉截铁地说。

看老鼠不讲理，大象不再理他了。大象自管去松土，又把鼻子伸到湖水里，吸足了水，再喷出来，浇那些他伺弄的香蕉树。粗大的水柱，从大象的鼻孔里喷上了半空，然后像下雨似的，洒落到香蕉树上。水珠儿在半空里让日光一照，还映出一弯美丽的彩虹哪！

大象愉快勤奋地干着活儿。

小老鼠打量着大象的鼻子。有鼻子自然就有鼻孔，这是没有疑问的了，水珠儿不就是从象鼻孔里喷出来的吗？可是自己怎么才能钻进大象的鼻孔里去呢？看起来这好像不是一件怎么容易的事情。

那么就先跟大象谈谈吧，假如大象承认了他不是自己的敌手，甘拜下风，愿意听从自己的指挥，那么也就不必让他的鼻孔受罪了。这样一想，老鼠就宽宏大量地说：

“大象，停一停，我跟你讲一件事。”

大象擤着鼻孔里残存的水珠儿，低下头来看着小老鼠。

“你看见过人们下走兽棋了吗，大象？”

“看下棋？”大象摇摇头说，“没工夫。”

“你不看不行啊，大象，因为走兽棋里面有你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嘿嘿，人们把我们编到棋里去，不过是一种游戏。”

“管他游戏不游戏，可你知道吗？你在走兽棋里的地位最高，是‘象1’。”

“人们把我抬得过于高了，我怎么能居于第一位呢！”

“而我呢，他们把我排到最后一个，‘鼠8’，真是岂有此理！”老鼠忿忿不平地说。

“也许人们认为你长得顶小的缘故吧。”

“可你知道不知道？”老鼠圆睁着绿豆眼睛，直盯着大象的鼻孔说：“我这个‘鼠8’，可能够把你这个‘象1’吃掉！”“哈哈！”大象笑起来，笑得长鼻子直悠荡。

“你笑什么，不服吗？这是人类决定的。”

“可我不明白，你这样小，又怎么能够把我吃掉呢？”

“这个‘吃’，是打败的意思，懂不懂？”

大象当然不懂，因为他实在想不出，这个他用一根脚趾就能踏死的小老鼠，却能够把自己打败。不过大象的性情和善，他不愿意跟这个狂妄的小老鼠计较这些，就和解地说：

“你不是想要三只香蕉吗？我给你就是了。”

大象要搞香蕉，老鼠却拦住了他。

“等等，我不是为香蕉来的，香蕉是小事一桩。主要的是，你今后得听

我的支配，我叫你干啥，你就得干啥！”

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

“因为呀，”老鼠多狡猾，他才不肯泄露自己制服大象的秘密哪，他只是说：“你当然知道喽！”

其实大象一点儿也不知道，他还以为老鼠是闹着玩哪，就笑一笑走开了。

“你不要装糊涂！”老鼠在后边喊，“否则我就对你不客气啦！你可不要后悔！”

大象的大耳朵太大了，把耳孔遮得严严实实的，再加上老鼠的嗓门又太细，所以老鼠那威胁性的警告，大象一点儿也没听到。

看大象走远了，老鼠找了个树洞，藏了起来。现在，他就像那人类中的赌徒一样，输红了眼睛，只好来个孤注一掷了。他咬牙切齿地计划着，等夜间大象回来睡下之后，他怎样钻进大象的鼻孔里去，怎样狠狠地咬大象的鼻肉，怎样……来实现他那称王称霸的美妙的理想。

夜幕慢慢笼罩上来，这是一个晴朗的秋天的夜晚。星星闪烁着，月儿挂在树梢上。微风轻轻吹动白杨树的大叶子，好似在奏着轻音乐。秋虫儿凑到一起，声音有高有低，表演了一出混声大合唱。这时候大象回来了，他劳累了一天，现在要休息了。他慢慢伸展着肢体，躺在芳草地上。他的长鼻子搁在一丛野菊花的旁边，菊花那幽雅的清香，一缕缕地送进了他的鼻孔。他打了个呵欠，渐渐地沉入梦乡。

大象根本没有想到，就在他旁边的一个树洞里，正有两只圆溜溜的贼眼睛，在不怀好意地盯着他。

夜间是老鼠活跃的天，那只想当霸王的小老鼠，从树洞里爬出来了。他东张西望，看看有没有“豹4”、“狼5”之类的东西蹲在旁边。直到他确实看清了面前只有一个睡着的大象的时候，他悄悄凑了过去。他找到大象的鼻孔了，就在那丛野菊花的旁边。于是，这个大象的征服者咬紧他那细碎的牙齿，四爪齐蹬，一下子窜进大象的鼻孔里去了。

大象在睡梦中，忽然觉得鼻孔里发痒，想打喷嚏。他就在朦朦胧胧中举起了长长的鼻子，“啊——嚏！”好家伙，就像炮弹从炮膛里射出来一样，小老鼠从大象的鼻孔里弹出来了，他翻滚着，四只小爪子一个劲儿地挠蹬，直向天空飞去。

老鼠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忽然腾云驾雾了呢？后来他又觉得自己悠悠地往下落，“噗通！”这是什么声音呀？似乎挺熟悉嘛！但还没等他想起来，湖水就灌进他肚子里去了……

国王和狼

裴慎勤

从前，有个年轻的国王，从他父亲——老国王手里继承了广阔无垠(yín)的草原，无数的牛、羊、马、骆驼和一群狼。当他戴上王冠的当天，就听到了狼群袭击牲畜的消息。

“难道我的王国里的牛呀、羊呀，还有马呀、骆驼呀，是为了让狼群享用的吗？唉？”年轻的国王气得一连喊叫三遍，一遍比一遍更愤怒。

慌乱的大臣们只是诺诺连声：

“是，是！哦，不是，当然不是！”

国王又接着说：“明天，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庄严、郑重地向我的臣民们宣布一项关于彻底消灭狼群的决定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王国的臣民们都集中到了王宫前的广场上。他们有的是骑马来的，有的是乘骆驼来的，也有的是坐牛车来的，总之，一个也不少，而且非常准时。国王用宏亮的声音说：

“我亲爱的臣民们，我已经从我父亲手里接过了我们的王国。我将把世界上最大的安宁、富足、欢乐和幸福赐给你们每一个人！”

“国王陛下万岁！”广场上一片沸腾。

“但是，现在我们草原上有个祸害，那就是——狼！我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比狼更可恶的了！它袭击我们的牛羊，把牲畜们冲散、咬死、吃掉。它破坏了草原上的安宁和幸福，所以我们必须彻底消灭恶狼！”

“消灭它！消灭它！”臣民们异口同声，像风暴一般骤然而起。

国王提高了嗓门儿说：“为了鼓励和表彰灭狼英雄，我现在宣布：无论任何人，消灭母狼一只，赏骆驼一匹；消灭公狼一只，赏奶牛一头；消灭狼崽一只，赏绵羊一只！”

从这以后，整个王国时时、处处、人人都在谈着和做着与打狼有关的事情。

头一个月，王宫前的广场，狼的尸体堆成了山；第二个月，常常看到有人把死狼拖到广场上；第三个月，只有王国中一个最出色的猎手交来一只老公狼和一只老母狼，据说这是狼王和王后。为了消灭它们，猎手们整整跟踪了三个月，损失了九条最好的猎狗。为此，国王特别赏赐了这位出色的猎手十匹骆驼、十头奶牛，还有一百只绵羊。

以后，尽管赏赐一再提高，但是再也没有听说有狼的消息了。

年轻的国王高兴极了，专门在王宫广场上举办了盛大的宴会，款待全王国的臣民。王宫乐队奏起热烈欢快的舞曲。巨大的酒桶也一只只打开了，到处飘逸着美酒的芳香。人们疯狂地喝着、笑着、唱着、跳着……整个王国都沉浸在美酒加歌舞的狂欢之中。

幸福的日子总是在不知不觉中飞快地消逝，一眨眼，几年过去了。

有一天，国王突然想起来，应该了解一下他给臣民们带来了怎样的安宁、富足、欢乐和幸福。于是，就让牧业大臣去找一些牧民到王宫里来。

牧业大臣去了老半天，才带着牧民来见国王。但是，国王只看一眼就不高兴了。因为站在他面前的几个牧民衣衫都是那样褴褛不堪，个个有气无力，面黄肌瘦，仿佛都是刚刚从病床上拖起来的病人。

“大臣先生，你这是……”国王不悦地问。

牧业大臣连忙说：

“国王陛下，请不要见怪，这几个人还是挑选出来的精壮牧民，其他人的情况比他们更糟一些！”

“这是为什么呢？”国王不解地问牧民。牧民说：“尊敬的国王陛下，说实在的，连我们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。自从把狼灭绝之后，草原上的牛羊等牲畜和牧民们就渐渐瘦弱了，人们也越来越贫穷了！”

“难道没有狼群来袭击牛羊，草原反而不安宁了吗？”国王显然气愤了。

“不，不，我们绝不是这个意思！”牧民们连忙声明，“自从把狼灭绝之后，再没有一只小羊羔损失在狼嘴里了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草原就像得了瘟病，绿油油的牧草整片整片地枯黄了。我们的牛呀、羊呀，各种牲畜就肥壮不起来了，甚至经常一群一群的牲畜不明不白地死去。没有肥壮的牛羊，没有充足的肉和奶，我们怎么能不骨瘦如柴、贫穷不堪呢？”国王听了，沉吟了一会儿便决定派人寻找给草原带来灾难的原因。

接连派出了两批人，回来后都是向国王叙述一遍草原上的灾情，证明牧民们的报告属实，而原因却没有找到。

于是，国王亲自率领第三批人出发了。

年轻的国王心急如焚，一路上纵马飞驰，总是把大臣和随从们远远地丢在后面。

有一天，他们来到牧草枯黄得最厉害的一个地方。国王仍骑着骏马跑在最前面，飞驰的骏马突然跌进了一个陷阱，“轰隆”一声翻了个大筋斗，国王正好跌落在一个隐蔽在草窝里的洞口边。他模模糊糊听到洞里有说话的声音，强烈的好奇心促使他立刻进洞去看个究竟。他连想都没有想过是不是应该等一等落在后面的大臣和随从们。

洞口仅半人多高，往里走了一段才勉强能够直立起来。出乎意料的是：里面竟然灯火通明，陈设也和王宫一样富丽辉煌。正当他惊奇不已的时候，“当啷”一声两排弯弯的镰刀交叉起来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年轻的国王吓了一跳——这些手持长镰刀的卫兵竟是一群灰色的兔子！

“先生，您怎么闯到这里来了？”

一只腰带上插把短柄镰刀的兔子问，看样子它是个头儿。

“很抱歉，我只是偶尔顺着这个洞走进来的，其实我还不知道这是什么地方。您能告诉我吗？”

“当然，我可以告诉您，这里是兔王国，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王国。当然，说到极大的发展，那还是近几年的事情，当然。”兔头儿说话中有很多“当然”。它每说一个“当然”就往嘴里扔一点食物，红红的，也许是炒蚕豆，也许是切成片的胡萝卜。

兔卫兵也一样，嘴巴不停地在吃；不过它们不是吃蚕豆，也不是胡萝卜片，而是围在脖子上的青草坎肩，方便极了，头一歪就吃上了。它们排成队守卫在地洞两旁，头一歪一歪地吃青草，动作还蛮整齐。

年轻的国王自我介绍说：“我也是国王，能见见你们的兔国王吗？”

“如果您也是国王，我想，当然可以，见见我们的兔国王。我就去通报一声。”兔头儿很有绅士风度地弯了弯，一转身，翘着一条短尾巴，一颠一颠跑进去通报了。

片刻，兔头儿出来了，它老远就笑容满面地说：

“国王陛下，请！兔国王陛下正在大厅里等候您的光临！”

又是“当啷”一声，长柄弯镰刀分开了，年轻的国王随着兔头儿来到了兔王国的王宫大厅。

这里的富丽堂皇可以和世界上任何一个王宫的大厅媲美。兔国王头戴灵芝王冠，高高坐在香草编织的宝座上。两边站满了手持长柄镰刀的兔卫士，看上去也威风凛凛。另有两排兔侍从，不停歇地把胡萝卜、卷心菜、青草苗等等兔类喜欢的精美食物从御厨房里接力传递出来，直至塞进兔国王的嘴里。兔国王就不停歇地吃着，因此它讲起话来老是断断续续，而且瓮声瓮气：

“国王陛下，请，请坐！能、见到、您很高兴！我非常感谢您对我的王国的杰出贡献！”

“这怎么讲？”年轻的国王简直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。

“嘿嘿嘿……”兔国王咧开三瓣嘴大笑起来，一不小心给胡萝卜呛了一下，差点背过气去。兔侍从们又给它搓胸，又给它捶背，好半天兔国王才缓过气来继续说：

“不是您的贡献，兔王国，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发展。您不会忘记，灭狼的赫赫功勋吧！恶狼，那是世界上，最坏，最坏，最坏的，坏东西！”兔王喘了喘气又说，“您动员，您的王国，把狼全消灭了！当时，你们开了一天一夜的舞会，而我们，整整，开了三天三夜的，舞会！嘿嘿！”

“这又是为什么？”国王还是困惑不解。

“这，还不明白吗？狼，是我们兔王国的天敌，有它在，我们，怎么有安生日子过呢！要知道，狼也咬死你们的牛羊；但那往往是在，抓不到我们的时候，它们饿得不行了，才干的，它们平常大量吃的，可是我们这些野兔呀！”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

“现在，好啦，没有了敌人，天下是我们兔子的了！近几年，我们生活安定、富足，应该说，是空前的。王国兴旺，兔子大增。”

“因此，你们就修造了大量的地下住宅和通道，你们就把草原上的牧草收拾得精光！”年轻的国王气愤地说，他终于明白是怎么回事了，“可是，您知道吗？这样一来，牧场被你们破坏了，牧草枯死了，牲畜吃不饱肚皮，饿瘦了，甚至饿死了；我的臣民们也吃不上肉，喝不上奶了，一个个弄得面黄肌瘦，穷苦不堪！”

“您的，臣民们吗？那关我，什么事！难道，您的臣民们，倒要我们兔子来负责吗！”想不到兔国王叫得更响。

国王再也忍不住了，他指着兔国王大喊道：

“您听着，我马上就动员整个王国，像当年消灭恶狼一样来消灭你们这些兔子！”

“国王陛下，冷静点，冷静点！这，您办不到！不信，您就试试，打兔子，比打狼要困难得多！‘狡兔三窟’！这句话，我想，您，作为一个国王，应该不会不知道！光靠武力、蛮劲，是征服不了我们的！”

年轻的国王这时愤怒到了极点，他“霍”地拔出宝剑，把嗓门提高最高程度喝道：

“武力？蛮劲？好吧，凭我这柄祖传的宝剑起誓，我马上就要让您知道武力、蛮劲的厉害！”

于是，富丽堂皇的大厅顿时变成了杀声连天的战场。国王使出浑身解数

挥舞着宝剑，左劈右刺，但就是靠近不了兔国王。因为兔卫兵太多了，它们一律的长柄镰刀，上下左右，连砍带勾，够年轻的国王一个人应付的。

国王终于精疲力尽了，一不小心，脚下被镰刀一勾，“扑通”跌倒在地。始终端坐在宝座上吃胡萝卜的兔国王见状，激动得大叫起来：

“抓活的！活的！关在兔笼里！兔笼里！”

兔卫兵们一拥而上，七手八脚就把年轻的国王锁进一个兔笼子里。

“我一定要消灭你们！”国王咬牙切齿地喊着。

“您，真健忘！我刚说过，凭您的武力、蛮劲，是消灭不了我们的！实话对您说吧，除非，您有胆量在草原上再养起狼来！”兔国王越说越得意，“养狼，您，灭狼英雄，敢吗？”

国王气得脸上一阵红，一阵白，胸部激烈地起伏着，话却一句也说不出。就在这时候，国王的大臣和随从们赶到了。他们人人手执刀枪，打散了通道里的兔卫兵们，一拥而入王宫，喊杀声比打雷还响。

兔国王和它的部下一看势头不对，一眨眼就不见影子了。俗话说：“溜得比兔子还快”，真是一点不假。

大臣和随从们也顾不上追击，先把国王救出兔笼子要紧。可是，等他们砸开笼子，扶出国王，再要追赶兔国王时，四周却黑灯瞎火，连路也找不到了。

警察大臣担心地说：

“国王陛下，这地下的通道密如蛛网，极为复杂，刚才我们就是迷失方向兜了好多圈子，要不然我们早就可以赶到这里的。眼下我们还是先按原路撤出洞好；万一进了迷魂阵，进不能进，退不能退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！”

国王沉思良久，觉得警察大臣的担心不无道理，于是就下令撤出地洞。

草原灾难的根源好不容易找到了；可是要消除灾难的根源更加不容易。动员全体臣民，射杀、捕捉、放毒、火攻……所有能想到的对付兔子的办法都用上了，可效果却很小，急得国王一连三天三夜没有合一下眼睛。他无论如何不能输给兔子。为此，国王在王宫议事厅召开了一个由全体大臣参加的特别紧急会议。

国王首先说：

“现在，我们整个王国都在为兔子给草原带来的灾难而苦恼。今天召开这个紧急会议的唯一目的，就是要大家想出一个对付可恶的兔子的有效办法来。”

大臣们你看我，我看你，一时谁也没有良策。

年轻的国王已经第三次焦急地从座位上站起来，在大厅里走来走去。看样子再没有人讲话，他就要大发雷霆了。

这时，首席大臣大着胆子说：

“尊敬的国王陛下，如果我们能够在每一个兔子洞口都派一个士兵，我想，问题就解决了。因为这样兔子就没法出来寻找食物，必然被困死在洞里。”

“对，这是个好主意！”大臣们连声附和。

“这个主意当然不错！可是我们哪来那么多士兵？还有，您能保证不会漏掉一个洞口吗？您能知道兔子又会新打出多少洞口吗？你们能不能给我想一个更好的办法？”国王气得不行。

大臣们又沉默了。过了好一会儿，警察大臣壮着胆子说：

“用警察部队，兔子只要敢出动，就立刻消灭掉。”

“要知道，兔子的耳朵特别长，跑起来也快，再往洞里一钻，您的特别警察部队又有什么用？”国王重重地叹了口气。

国王在大厅里踱了好几圈，终于回到座位上，一拳重重地打在桌子上，说：

“我想出来了！最好的有效办法只有一个，很简单，就是养狼！回想一下吧，当草原上还有狼群的时候，我们的牧草是多么茂盛，牛羊是多么肥壮，谁也没有听说过兔子带来的灾难。你们说，是这样吗？”

大臣们谁也不说话。

“尊敬的国王陛下，”首席大臣试探地说，“您的主意自然是不会错的，只是我想，凶恶的狼，当年您率领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消灭了它，现在反而养狼，会不会又……”

“又像过去那样？”国王笑着插话，“有这种可能，但目前不会。现在草原上的兔子足够它们对付的了，狼不会冒着危险来袭击牛羊。如果有一天兔子对付得差不多了，或者说狼发展得太多了，我们的牛羊也受到了威胁，受到了袭击，那也不可怕，我们打它就是了；不过，看来不要像现在这样打得一只不剩！”

“啊，尊敬的国王陛下，您说得真好，看来事情果真是这样！”大臣们异口同声地赞同。

“不过，国王陛下，现在我们可没有狼，怎么养呢？”牧业大臣又犯愁了。

“这正是我马上就要说的问题。鉴于我们王国境内狼已绝迹，我决定向邻国进口狼种。先买 50 对，也就是 100 只狼，放在我们的草原上。”国王充满自信地说。

“进口狼种！好主意，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！”牧业大臣高兴地说。

牧业大臣办事认真，100 只狼很快就从邻国买回来了。邻国是一个动物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，他们还以为牧业大臣奉命要办一个王宫动物园，不仅很快就弄齐了一百只狼；而且还提出了出售狮子、老虎、狗熊的建议和价钱。当然，牧业大臣只要狼，100 只狼，这是国王的命令。

王国的臣民们见到国王关于进口狼的通告之后，自然是议论纷纷，说什么的都有。

但，自从 100 只狼放到草原上之后，牧草就慢慢转青了，长高了，茂盛了；牛呀、羊呀、马儿呀、骆驼呀就渐渐肥壮起来了，渐渐地牧民们的餐桌上又有了充足的肉类和奶品，身上又有了力气，脸上又有了笑容。总之，草原上又有了安宁、富足、欢乐和幸福。

事情就是这样奇怪，信不信由你！

